春秋集傳

春秋卷第二　張洽集傳

隱公

五年春公觀魚于棠觀左氏作矢

公羊傳棠者何濟上之邑也杜氏註高平方與縣有武棠亭正義曰舊說棠魯地據公欲略地則非魯竟也釋例土地名棠在魯部內云本宋地蓋宋魯之界上也○左氏傳公將如棠觀漁者臧僖伯諫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亂政亟行所以敗也故春蒐夏苗秋獮冬

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歸而飲至以數軍實昭文章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也鳥獸之肉不登於俎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則公不射古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皂隸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公曰吾將略地焉僖伯稱疾不從書曰公矢魚于棠非禮也且言遠地也○穀梁傳禮尊不親小事卑不尸大功魚卑者之事也公觀之非正也○程氏傳諸侯非王事民事不遠出遠出觀魚非道也 泰山孫氏曰觀魚非諸侯之事也天子諸侯無非事者動必有爲也故孟子曰天子適諸侯曰

巡守諸侯朝天子曰述職是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隱息棄國政觀魚于棠可謂非事矣○許氏曰廢政勤民般樂于遠蓋公長天之志荒矣

夏四月葬衛桓公

左氏傳衛亂是以緩有州吁之亂十四月乃葬○泰山孫氏曰討賊則書葬○程氏傳稱桓公見國人私謚也送終大事也必就正寢不没於婦人之手曾子易簀而没豈苟然乎死而加之不正之謚知忠孝者肯為乎○胡氏曰謚者行之迹所以紀實德垂勸戒也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失位而見弑何以為桓列爵惟五皆

王命也衛本侯爵何以稱人公見臣子不請於王而私自謚爾春秋於邦君之葬從其私謚而稱公所以罪不忠孝之臣子皆所以遏人欲存天理大居正也

秋衛師入郕郕公羊作盛

公羊傳曷爲或言率師或不言率師將尊師衆稱某率師將尊師少稱將將卑師衆稱師將卑師少稱人君將不言率師書其重者也○杜氏註東平剛父縣西南有郕鄉○左氏傳衛之亂也郕人侵衛故衛師入郕○程氏傳晉乘亂得立不思安國保民之道以尊王爲先居

毀為重乃與戎修怨入人之國書其失道也○胡氏傳稱師者如稱師者紀其用衆而立義不同有紀其盛而稱師者如齊師宋師曹師城邢之類是也有著其暴而稱師者楚滅陳蔡公子棄疾主兵而曰楚師之類是也有惡其不義而稱師者次于郎以俟陳蔡及齊圍郕之類是也衛宣繼州吁暴亂之後不施德政固本恤民而毒衆臨戎入人之國失君道矣書衛師入郕著其暴也

九月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

公羊傳考宮者何考猶入室也始祭仲子也景氏曰考落而成之

與宣王考室同意

桓未君則曷爲祭仲子隱爲桓立故爲桓祭其母也杜氏註成仲子宮安其主而祭之惠公以手文娶之欲以爲夫人諸侯無二嫡蓋隱公成父之志爲別立宮也〇穀梁傳禮庶子爲君爲其母築宮使公子主其祭也於子祭於孫止〇胡氏傳禮無二嫡孟子入惠公之廟仲子無祭享之所故爲別立宮以祀之非禮也因其來賵而正名之曰仲子之賵因其考宮而正名之曰仲子之宮而夫人衆妾之分定矣存則以氏繫姓以姓繫號沒則以謚繫號以姓繫謚者夫人也存不稱號沒不稱謚單舉姓字者妾也〇陸氏纂例曰凡改舊而遂以爲常者則曰初稅畝及六羽

是也○孔氏正義廟初成設祭以安神祭則有樂故初獻六羽○高郵孫氏曰凡舞有干羽此不言干但言羽者婦人無武事但陳羽舞也○左氏傳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公問羽數於衆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八公從之於是初獻六羽始用六佾也劉氏權衡曰左氏云王命諸侯名位不同禮亦異數若五等之君均於六佾無乃同之乎且所謂士者特牲少牢皆士禮也無用樂舞之儀安得二佾而施之乎周禮舞師之職凡小祭祀則不興舞小祭祀者王服玄冕之祭也王服玄冕不舞士服玄冕反舞之乎且玄冕又非士所當服者以此推之則是衆仲之誤而隱公從之爲非禮無疑○公羊傳初獻六羽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僭諸公也六羽

之爲僭奈何天子八佾諸公六諸侯四諸公者何諸侯者何天子之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其餘大國稱侯小國稱伯子男始僭諸公昉於此乎前此矣（昉猶始也）前此則曷爲始乎此僭諸公猶可言也僭天子不可言也○程氏傳成王賜魯用天子禮樂祀周公後世遂群廟皆用仲子別宮故不敢同群廟而用六羽也書初獻見前此用八佾之僭也仲尼以魯之郊禘爲周公之道衰用天子之禮樂祀周公成王之過也○常山劉氏曰魯僭天子禮樂孔子每事書之以正天下之典也

論衆仲言樂之失當以劉氏之說爲正論聖人書初之旨當以公羊程氏之說爲正後世皆以六佾爲魯之所當用者不考於周禮之過也

邾人鄭人伐宋

左氏傳宋人取邾田邾人告於鄭曰請君釋憾於宋敝邑爲道鄭人以王師會之伐宋入其郛以報東門之役○杜氏註邾主兵故序鄭上胡氏曰凡班序上下以國之大小從禮之常也而會盟征伐以主者爲先因事之變也○趙氏曰凡侵伐不書勝敗殺掠而還也

會盟征伐必先主者胡氏之說當矣然以為衛州吁告於宋事與此同則豈亦未深考其實哉州吁之辭曰君為主推其主於宋也邾人之辭曰敝邑為道以主兵自居也豈可謂同哉會盟征伐之先主者正公羊所謂其會則主會者為之也垂隴之盟先宋公陳侯鄭伯後晉士穀伐許之役先鄭伯而後晉荀偃蓋春秋之際名分尚明故王人雖微而必列於諸侯之上霸主之卿亦不敢位諸侯之先春秋皆因其事實而書之爾若胡氏釋四國伐鄭之師齊衛圍戚之事左氏以後論滅下陽之役皆謂聖筆以意易其主兵之人豈其然哉

螟

杜氏註蟲食苗心者○公羊傳何以書記災也○程氏

傳書螟書螽皆爲災也國之大事故書 胡氏傳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詩去螟螣害稼也春秋書螟記災也聖經以爲大事而書之近世王安石乃稱爲人牧者不必論奏災傷之事亦獨何哉甚矣其不講於聖人之經以欺當年而誤天下與來世也

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彄卒

左氏傳臧僖伯卒公曰叔父有憾於寡人寡人不敢忘葬之加一等 胡氏傳公將如棠觀漁者僖伯諫而不聽則稱疾不從可謂忠臣矣葬之加一等夫是之謂稱然隱公不敢忘其忠而不能聽其言與郭公善善不能用至於亡國一也 ○杜氏註大夫書卒不書葬葬者臣子之事非公家所及

宋人伐鄭圍長葛

杜氏註潁川長社縣北有長葛城○左氏傳以報入郛之役也○穀梁傳伐國不言圍邑此其言圍邑何也久之也伐不踰時戰不逐奔誅不塡服程氏傳伐國而圍邑肆其暴也○陸氏纂例既伐其國又圍其邑皆書之其事輕重等不可偏遺也

六年春鄭人來輸平輸左氏作渝劉氏曰蓋是字誤

杜氏註和而不盟曰平○高郵孫氏曰輸者納也鄭人請和來納其平泰山孫氏曰輸者來輸誠于我平四年翬會伐鄭之怨也○胡氏傳鄭人納成于魯以利相結解怨釋仇離宋魯之黨也公之未立與鄭人戰于狐壤止焉元年及宋盟于宿四年

遇于清其秋會師伐鄭即宋魯爲黨與鄭有舊怨明矣
五年鄭人伐宋入其郛宋來告命魯欲救之使者失詞
公怒而止其冬宋人伐鄭圍長葛鄭伯知其適有用閒
可乘之隙也是以來納成耳然則善之乎曰平者解怨
釋仇固所善也輸平者以利相結則貶矣曷爲知其相
結之以利也後此鄭伯使宛來歸祊而魯入其地會鄭
人伐宋得郜及防而魯又取其二邑是知輸平者以利
相結也諸侯修睦以蕃王室所主者義耳苟以爲利則
爲人臣子者且將懷利以事其君父而大夫士庶人交

征於利不至裒奪則不厭矣故特稱輸平以明爲國者必正其義不謀其利杜亡國敗家之本也劉氏傳輸平猶致成也曷爲致成爲伐鄭故致也然則何致致枋田也其曰來使人也其曰輸有挾也

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

杜氏註泰山牟縣東南有艾山○左氏傳始平于齊也杜氏註春秋前與魯不平

秋七月

公羊傳此無事何以書春秋雖無事首時過則書首時過則何以書四時具然後爲年何氏註歷一時無事則書其首月明王者當奉

順四時之正也書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是也有事不月者人道正則天道定矣○程氏傳天時王月備而後成歲也

冬宋人取長葛

杜氏註上有伐鄭圍長葛鄭邑可知故不言鄭也○公羊傳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久也○程氏傳宋人之圍長葛歲且周矣其虐民無道之甚而天子弗治方伯弗征鄭視其民之危困而不能保有赴訴卒喪其邑皆罪也宋之彊取不可勝誅矣

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

何氏註叔姬者伯姬之媵也至是乃歸者待年父母國也程氏傳伯姬爲紀夫人叔姬其娣也待年於家今始歸○高郵孫氏曰媵不當書而書者變例以見其賢也紀侯去國紀季以酅入齊復存紀之宗社叔姬又歸于酅以承紀之宗祀紀之國侵削殆盡其所存者宗祀而已而叔姬不以國之存亡易其慮惟宗社之是依聖人安得不賢之乎蘇氏曰書叔姬賢之也吳無君無大夫賢季子而書吳子使札來聘亦猶是也若賢不得書必貴而後書則是以位而蔑德也小國無大夫至於接我則書是位不可以廢事也位不可以廢事獨可以廢賢乎

滕侯卒

杜氏註滕國在沛國公丘縣東南○左氏傳不書名未同盟也凡諸侯同盟於是稱名故薨則赴以名告終稱嗣也以繼好息民謂之禮經劉氏權衡曰天下有道王巡守四岳則諸侯各朝方岳以聽黜陟故一方諸侯共事方伯死則相恤朝聘通焉赴告及焉苟異方殊州生不共事死不共憂則朝聘不相通赴告不相及左氏所云同盟則赴以名蓋緣此也言同盟赴以名非也同盟則相赴是也○陸氏纂例曰臣子正當創巨痛深之日豈忍稱君之名以赴列國禮固不爾且禮篇所錄亦曰寡君不祿而已凡曾同會盟知其名故於死時書之春秋諸侯卒不同盟會凡五十二人九人不書名餘並書名○程氏傳不名史闕也趙子曰凡諸侯同盟名於載書朝會名於要約聘告名於簡牘故於卒赴可知而紀也非此則否示詳慎也春秋惟有九人卒不書名撿尋事迹並無朝會聘盟之事所以不知其名耳是其明證

也○胡氏傳滕侯卒何以不書葬怠於禮弱其君而不葬者滕侯宿男之類是已古者邦交有常制不以國之彊弱而有謹慢也不以情之踈密而有厚薄也春秋之時則異於是晉北國也楚南邦也地非同盟而親往俟其葬滕鄰竟也宿同盟也訃告雖及而魯不之恤豈非以其壤地褊小乎怠於禮而不往弱其君而不會無其事闕其文此魯史之舊也聖人無加損焉存其卒闕其葬義自見矣卒自外録不卒非外也葬自内録不葬非内也

夏城中丘

杜氏註中丘在琅邪臨沂縣東北○左氏傳書不時也泰山孫氏曰城邑宮室高下小大皆有王制不可妄作是故城一邑新一廐作一門築一囿時與不時皆詳而録之此年夏城中丘桓五年夏城祝丘莊二十九年冬十有二月城諸及防文十二年冬十有二月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定十四年秋城莒父及霄僖二十年春新作南門定二年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之類是也時謂周之十二月夏之十月非此不時也然得其時者惡小非其時者其惡大此聖人愛民力重興作懲僭忒之深旨也○公羊傳何以書以重書也○程氏傳為民立君所以養之也養民之道在愛其力力足則生養遂生養遂則教化行而風俗美故為政以民力為重也春秋凡

用民力必書其所興作不時害義固爲罪也雖時且義亦書見勞民爲重事也後之人君知此義則知愼重於用民力矣然有用民力之大而不書者爲敎之意深矣僖公修泮宮復閟宮非不用民力也然而不書二者興廢復古之大事爲國之先務如是而用民力乃所當用也人君知此義則知爲政之先後輕重矣凡書城者完舊也書築者創始也城中丘使民不以時非人君之用心也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陸氏纂例趙子曰以禮通好曰聘○左氏傳齊侯使夷仲年來聘結艾之盟也○常山劉氏曰周禮大行人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先王制禮所以盡人之情諸侯之於鄰國壤地相接苟無禮以相與則何足以講好而修睦哉王室不綱典禮大壞無禮義之交而惟彊弱之視或附大而結好或畏威而共命故小國則朝而不聘大國則聘而不朝故來朝於魯者非邾莒紀薛則郜杞曹滕皆小國也魯侯之如者惟齊晉楚三大國而聘於魯者則齊晉宋衛陳鄭與秦楚之邦

魯臣之所如者亦唯大國而或及於小國者矣○程氏傳凡不稱公子而稱弟者或責其失兄弟之義或罪其以弟之愛而寵任之過左氏公羊傳皆曰年齊僖公之母弟先儒母弟之說蓋緣禮文有立嫡子同母弟之說其曰同母弟蓋謂嫡爾非以同母為加親也若以同母為加親是不知人理近於禽道也天下不明斯義也久矣僖公愛年其子尚禮秩如嫡卒致簒弒之禍書弟見其以弟之愛而寵任之過也趙子曰將命國之大事此譏弟也○胡氏傳兄弟先公之子不稱公子貶也書盟書帥師而稱兄弟

者罪其有寵愛之私書出奔書歸而稱兄弟者責其薄友恭之義仁人之於兄弟絕偏係之私篤友恭之義人倫正而天理存其春秋以訓天下與來世之意也

秋公伐邾

左氏傳秋宋及鄭平七月庚申盟于宿公伐邾為宋討也公距宋而與鄭平欲以鄭為援今鄭宋平故懼而伐邾以求宋○胡氏傳宋人先取邾田故邾人入其郛魯與儀父則元年盟于蔑矣邾人何罪可聲特託為辭說以伐之爾○程氏傳擅興甲兵為人而伐人非義之甚也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

杜氏註凡伯周卿士凡國伯爵汲郡共縣東南有凡城

○程氏傳諸侯不修臣職而聘之非王體也

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杜氏註楚丘衛地○左氏傳初戎朝于周發幣于公卿凡伯弗賓冬王使凡伯來聘還戎伐之于楚丘以歸○程氏傳言伐見其以衆天子之使道由於衛而戎得以衆伐之衛不能衛其罪可知言以歸則非執凡伯有失節之罪泰山孫氏曰書楚丘責衛不能救難録以歸者惡凡伯不能死位○胡氏曰周之秩官徼國賓

至關尹以告候人為導司徒具徒司寇詰姦佃人積薪
火師監燎其貴國之賓至則以班加一等益虔至於王
使則皆官正涖事今凡伯承王命以為過賓於衛而戎
將伐之以歸是蔑先王之官而無君父也故據丘錄於
國風見衛不能修方伯連率之職也戎伐凡伯于楚丘
以歸見衛不救王臣之患也爲狄所滅則有由矣○許
氏曰王靈既竭戎索不勝於是夷狄
陵中國而侮王室政刑不修之咎也

八年春宋公衛侯遇于垂

穀梁傳不期而會曰遇○杜氏註垂衛地濟陰句陽縣
東北有垂亭○左氏傳齊侯將平宋衛有會期宋公以
幣請於衛請先相見故遇于大丘即垂也○程氏傳宋忌
鄭之深故與鄭卒不成好無諸侯相見之禮故書曰遇

○劉氏傳垂者何吾近邑也何以書接乎我也我未有接之者其曰接乎我何諸侯之過乎我者雖無事焉必以禮交之道也餼牽云乎粱米云乎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公羊穀梁作邴

杜氏註宛鄭大夫不書氏未賜族祊鄭祀泰山之邑在琅邪費縣東南○公羊傳邴者何鄭湯沐之邑也天子有事于泰山諸侯皆從泰山之下諸侯皆有湯沐之邑焉范氏註穀梁傳曰諸侯有大功盛德於王室者京師有朝宿之邑泰山有湯沐之邑所以共祭祀也魯周公之後鄭宣王母弟桓此有賜邑其餘則否○左氏傳鄭伯請釋泰山之祀

而祀周公以泰山之祊易許田三月宛來歸祊不祀泰山也杜氏註成王營王城有遷都之志故賜周公許田以爲魯朝宿之邑故有周公廟鄭桓公宣王母弟封鄭有助祭泰山湯沐邑在祊鄭以天子不復巡狩故欲以祊易許田從本國所近恐魯以周公廟爲疑故云已廢泰山之祀而爲魯祀周公廟也○胡氏傳鄭伯欲以泰山之祊易許田前此來輸平者以言請之矣未入地也至是來歸祊者地既輸矣未易許也○程氏傳魯有朝宿之邑在王畿之內曰許鄭有湯沐之邑近於魯曰祊時王政不修天子不巡守魯亦不朝故欲以祊易許田各取其近者故使宛來歸祊始以祊歸魯未言易也朝宿之邑先祖

受之於先王豈可相易也鄭來歸而魯受之其罪均也○胡氏傳用是見鄭有無君之心而謂天王不復能巡守矣有無親之心而敢與人以先祖所受之邑矣

庚寅我入祊

公羊傳入者何難也○程氏傳入者内弗受也義不可而彊入之也○劉氏傳未有言我入者其曰我入何祊非我有也何言乎祊非我有王者制諸侯之地也有常鄭不得以與人魯不得以取諸人義陵許氏曰春秋撥亂務謹名分書我者以義立辨者也非所有而有之則與物亂矣

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

胡氏傳古者死而不諡不以名爲諱周人以諡易名於是乎有諱禮故君薨赴於他國則曰寡君不禄敢告執事春秋之時遵用此禮凡赴者皆不以名矣經書其終雖五伯强國齊桓晉文之盛莫不以名者是仲尼筆之也赴不以名而書其名與會通也已通而不名者舊史失之爾未通而名者有所譏矣故傳此義者託於禮篇曰諸侯不生名夫生則不名死則名之别於天王示君臣尊卑之等也

諸侯告終則必稱嗣以赴故楚郟敖告喪而在舉更其爲後之詞曰共王之子圍爲長然則諸侯之名自其告先君之終則已紀録於列國之史矣殊特同盟朝會聘告之有證也春秋於諸侯之卒悉以名書亦所以謹終辨實使邦君之名謚可考而不至於混淆爾豈特辨等之一端而已哉胡氏至謂春秋革周之制而欲諸侯以名赴此又求之過者也

辛亥宿男卒

穀梁傳宿微國也○呂氏曰其不名史失之聖人不得

而益也

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

杜氏註瓦屋周地○穀梁傳諸侯之參盟於是始故謹之也誥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交質子不及二伯

○胡氏傳大道隱而家天下然後有誥誓忠信薄而人心疑然後有盟詛盟詛數而要約亂然後有交質子至是傾危之俗成已不立矣春秋書參盟謹其始也周官設司盟掌盟載之法凡邦國有疑則請盟於會同聽命於天子亦聖人待衰世之意爾德又下衰諸侯放恣其

屢盟也不待會同其私約也不由天子口血未乾而渝盟者有矣其末至於交質子猶有不信者焉春秋譏盟詛以信待人而不疑也凡此類蓋有不循周制者矣

八月葬蔡宣公

杜氏註三月而葬速○公羊傳卒何以名而葬不名卒從正而葬從主人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公羊穀梁作包來

左氏傳盟于浮來以成紀好也○程氏傳鄰國之交講信修睦可也安用盟爲公屈已與臣盟義非安也○陸

氏微旨九公與外大夫盟例不書公及齊高傒晉處父是也所以罪齊晉也此特書公者莒小國也非大夫所敢盟公公自欲與之盟爾所以譏公之失禮且明非莒之罪也○劉氏傳非公之棄南面而下與大夫盟也

螟

程氏傳蟲災也民以食為命故有災必書

冬十有二月無駭卒

左氏傳無駭卒羽父請謚與族公問族於衆仲對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因其所由生以賜姓謂若舜由嬀汭故陳為嬀姓胙之土

而命之氏報之以土而命氏曰陳諸侯以字諸侯不得賜姓故其臣因氏其王父字爲謚因以爲族或使即先人謚用族官有世功則以官族邑亦如之謂取其舊官舊邑之稱以爲族皆禀之時君公命以字爲展氏無駭公子展之孫以王父字爲氏○程氏傳未賜族稱名而已○啖氏曰魯卿旣王命皆書卒隱公攝位不命大夫故未命之卿亦書卒明非怠慢也俠無駭是也餘公不命之卿無書卒者責不尊王室胡氏通旨曰春秋雖尊君抑臣而寵遇大臣必以禮正大夫書卒者亦恩禮之有終也其不卒者或正其分或討其罪也以命則或再或三祿則或四或倍非正大夫其禮殺矣柔溺結之不卒正其分者也○胡氏傳無駭書名未賜族也諸侯之子爲大夫則

稱公子其孫也而爲大夫則稱公孫公孫之子與異姓之臣未賜姓而身爲大夫則稱名無駭挾之類是也已賜族而使之世爲大夫則稱族如仲孫叔孫季孫之類是也古者置卿必求賢德不以世官春秋之初猶爲近古故無駭與挾皆書名爾其後官人以世無不賜之族或以字或以族或以官或以邑而先王之禮亡矣至於三家專魯六卿分晉諸侯失國出奔者相繼職此由也

按禮天子寰內諸侯世其祿而不嗣然則諸侯所置大夫嗣其位而不易豈禮也哉觀春秋所書而是非之迹

著治亂之理明矣

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

穀梁傳南氏姓也季字也○劉氏傳曷爲字下大夫也天子之下大夫四命○何氏註古者諸侯順軌有德行天子聘問之當北面稱臣受之於太廟○穀梁傳聘諸侯非正也

胡氏傳按周禮行人王者待諸侯有時聘以結好閒問以諭志而穀梁子以聘諸侯爲非正何也古者諸侯於天子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天子於諸侯不可若是數故亦有聘問之禮焉隱公即位九年于此而史策不書遣使如周則是未嘗聘也亦不書公如京師則是未嘗朝也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如隱公者貶爵削地可也刑則不舉遣使聘焉其斯以爲不正乎

○程氏傳

王法之行時加聘問以懷撫諸侯此常禮也春秋之時諸侯不修臣職朝覲之禮廢絕王法所當治也不能正典刑而反聘之又不見答失道甚矣

胡氏傳經書公如京師者一朝于王所者二卿大夫如京師者五舉魯一國則天下諸侯怠慢不臣可知矣書天王來聘者七錫命者三賵葬者四則問於他邦及齊晉大國又可知矣王之不王如此征伐安得不自諸侯出乎諸侯之不臣如此政安得不自大夫出乎君臣上下之分易矣陪臣執國命夷狄制諸夏矣其原皆自天王失威福之柄也春秋於此蓋有不得已焉爾矣

隱公十年之閒宰咺凡伯南季三至魯庭得非以魯爲周公之胄而欲親之與公不知尊王明義以正其

國而朝聘之禮不復行於王室於是諸侯視傚而王
靈竭臣子則象而篡弑萌隱公之惡積不可揜如此
乃欲修區區之小讓以成名後世或以賢君稱之何
哉春秋詳王使之來魯以待讀者之自考而知隱公
之罪不可勝誅蓋不特譏天子之失政而已矣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

杜氏註三月今正月○穀梁傳震雷也電霆也庚辰大
雨雪志疏數也八日之閒再有大變陰陽錯行故謹而
日之也○公羊傳大雨震電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不

時也大雨雪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俶甚也○程氏傳陰陽運動有常無忒凡失其度皆人爲感之也故春秋災異必書漢儒傳其說而不達其理故所言多妄震電不時災也雨雪非常爲大亦災也劉向曰夏正月雷未可以出電未可以見雷電已出見則雪不當復降皆失節也雷電陽也雨雪陰也雷出非其時者是陽不能閉陰氣縱逸而將爲害也

挾卒公羊穀梁作俠

公羊傳俠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杜氏註挾魯大夫之未賜族者○穀梁傳俠者所俠也弗大夫者隱不

爵大夫也不成爲君也

夏城郎

杜氏註郎邑也高平方與縣有郁郎亭○左氏傳書不時也○胡氏傳城者禦暴保民之所而城有制役有時大都不過參國之一邑無百雉之城制也魯嘗城費城郎其後復墮焉則越禮而非制矣凡土功龍見而戒事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時也隱公城中丘城郎皆以夏則妨農而非時矣城不踰制役不踰時又當分財用平板幹議遠邇略基址具餱糧度有司量工

命曰不衍于素然後爲之可也況失其時制妄興大作無愛養斯民之意者其罪之輕重見矣○許氏曰七年城中丘而後伐邾今城郎而後伐宋皆譏公不務崇德修政以戒蕭墻而念外人之有非干時勤衆恃城守國亦已末矣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于防公羊作邴

杜氏註防魯地在琅邪華縣東南○左氏傳宋公不王鄭伯爲王左卿士以王命討之伐宋宋以入郛之役怨

公不告命公怒絶宋使秋鄭人以王命來告伐宋冬會于防謀伐宋也○常山劉氏曰古之治時諸侯服天子之命以守疆土以治民人其朝聘有時出入有度無非禮者自王綱不振諸侯無法以自守大者則糾合其黨以逞其欲中者附從不暇以救其亡故列國之會紛然於天下聖人一以王法正之凡書會者皆譏也若夫彼善於此惡有輕重則各存乎其事其意則直罪其非王事相會聚爾胡氏傳左氏稱宋公不王而謀伐宋則防與中立謂之非王事可乎曰以王命討宋而聽征討之禁於王都雖謂之王事可也始則私相會而為謀于防中則私相盟而為師期於鄧然則乘敗人

而深爲利取二邑以歸諸己
奉王命討不庭若果如是乎

十年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

左氏傳會于中丘盟于鄧爲師期

夏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

左氏傳羽父先會齊侯鄭伯伐宋言先會非公本期 ○程氏傳三國先遣將致伐齊鄭稱人非卿也翬不稱公子與四年同

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

左氏傳六月戊申公會齊侯鄭伯于老桃壬戌公敗宋

師于菅○杜氏註齊鄭後期故公獨敗宋師書敗宋未陳也左氏例敵未陳曰敗某師○菅宋地○程氏傳不言戰而言敗敗者爲主彼與戰而此敗之也○劉氏傳曷爲或言戰或不言戰皆陳曰戰詐戰曰敗

辛未取郜辛巳取防

左氏傳庚午鄭師入郜辛未歸于我庚寅鄭師入防辛巳歸于我○杜氏註濟陰城武縣東南有郜城高平昌邑縣西南有西防城鄭伯後期而公獨敗宋師故鄭頫進兵以入郜防入而不有命魯取之○公羊傳一月而

再取甚之也○程氏傳取二邑而有之盜也胡氏曰內大惡其辭婉小惡直書而不隱夫非其有而取之盜也曷不隱乎於取之中猶有甚焉者若成公取鄟襄公取邿昭公取鄫皆覆人之邦而絕其嗣亦書曰取所謂猶有重焉者此故取郜取防直書而不隱也

秋宋人衛人入鄭

左氏傳蔡人衛人郕人不會王命不伐宋也秋七月鄭伯入郊猶在郊宋人衛人入鄭○程氏傳鄭勞民以務外而不知守其國故二國入之

宋人蔡人衛人伐戴公穀作載鄭伯伐取之

杜氏註戴國也今陳留外黃縣東南有戴城○左氏傳

宋人衛人入鄭蔡人從之伐戴八月壬戌鄭伯圍戴癸亥克之取三師焉宋衛既入鄭而以伐戴召蔡人蔡人怒故不和而敗○程氏傳戴鄭與也故三國伐之鄭戴合攻盡取三國之衆其殘民甚矣胡氏傳孟子曰善戰者服上刑稱伐取者其以鄭莊殘民之之甚當此刑矣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郕

左氏傳討違王命也○程氏傳討不會伐宋也宋以公子馮在鄭故二國交惡左氏云宋公不王鄭伯以王命討之於春秋不見其爲王討也王臣不行王師不出矯

假以逞私忿耳胡氏傳君討違王命則不書入矣入者不順之辭也

十有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

杜氏註薛魯國薛縣○劉氏傳其言朝何王者之制諸侯歲相問殷相聘世相朝○趙子曰朝聘諸侯必有婚姻之好疆埸之理故王者不絕其交焉春秋之代則多自於黨仇矣皆國之大事故君子志之○程氏傳諸侯雖有相朝之禮而當時諸侯之於天子未嘗朝覲獨相率以朝魯得為安乎○泰山孫氏曰周室不競干戈日尋以大陵小小國不得已而朝之齊晉宋衛未嘗朝魯

而滕薛邾杞來朝奔走而不暇也齊晉宋衛未嘗朝魯者齊晉彊也宋衛敵也滕薛邾杞奔走來朝而不暇者土地狹隘兵衆寡弱不能與魯抗也春秋之法諸侯非天子之事不得踰竟凡書朝云者皆惡之高郵孫氏曰春秋一經外之朝天子者不見於經內之朝天子者二而已又皆在於王所而不在於京師如京師者一而已又因會伐秦而遂行由此觀之當朝之禮一施於彊國天子名存而已聖人因其實而書之以罪之也○劉氏傳其兼之何譏旅見也非天子不旅見諸侯諸侯相旅見非禮也朝者考禮正刑一德以尊天子也不待有德而朝之雖不旅見亦非禮也意林曰隱公之志也已驕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

夫來聘固人臣也魯不敢同日而參盟丙午盟晉丁未盟衛是也今一旦而朝兩國君不能識其非禮也而受之則非獨驕也志荒矣死不亦宜乎

夏五月公會鄭伯于時來 左氏無五月時來公羊作祁黎

杜氏註時來郲也滎陽縣東有釐城○左氏傳謀伐許也

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杜氏註許潁川許昌縣○程氏傳書及內爲主也非內爲主則先書會伐後書入也 陸氏纂例曰凡魯與兩國盟及用兵而言及者乃是魯爲之主若諸侯大夫會而盟及用兵悉是盟主所召故往赴之非魯起意故悉不言及唯僖四年及江人黃

人伐陳是齊所命以我及江黃同行耳非魯主之也又僖五年公及齊侯會王世子尊王世子齊不敢爲會主故不言會齊侯而言及也並變例也○蘇氏曰急曰及緩曰會○左氏傳公會齊侯鄭伯伐許庚辰傳于許瑕叔盈取鄭伯之旗蝥弧以登壬午遂入許許莊公奔衛齊侯以許讓公公曰君謂許不共故從君討之許既伏其罪矣雖君有命寡人弗敢與聞乃與鄭人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以居許東偏使公孫獲處許西偏○泰山孫氏曰公二年之間與齊侯鄭伯伐宋敗宋取郜取防會時來入許連兵自恣以爲無道其惡甚矣○胡氏傳隱公即位十

有一年矣天王遣使來聘者冉而未嘗朝于京師罪一也平王崩不奔喪會葬至使武氏子來求賻罪二也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而擅興甲兵爲宋而伐鄭爲鄭而伐宋罪三也山川土田各有封守上受之天王下傳之先祖而取防取郜入祊易許罪四也今又入人之國而逐其君罪五也此五不韙者人臣之大惡而隱公兼有之然則不善之殃豈特始於惠成於桓而隱之積亦不可得而揜矣使隱公者爲國以禮而自彊於善豈有鍾巫之及乎是故春秋所載以人事言則是非善惡之迹施

設於前而成敗吉凶之效見於後以天道言則感應之理明矣不可不察也呂氏曰公有蕭牆之憂近在目前而不知方且夏與鄭伯會秋及齊侯鄭伯入人之國至冬遂及其不明如是死固宜也○劉氏意林曰隱公之所以弒也德薄而多大功慮淺而數得意也備其四竟禍反在内可不哀與孔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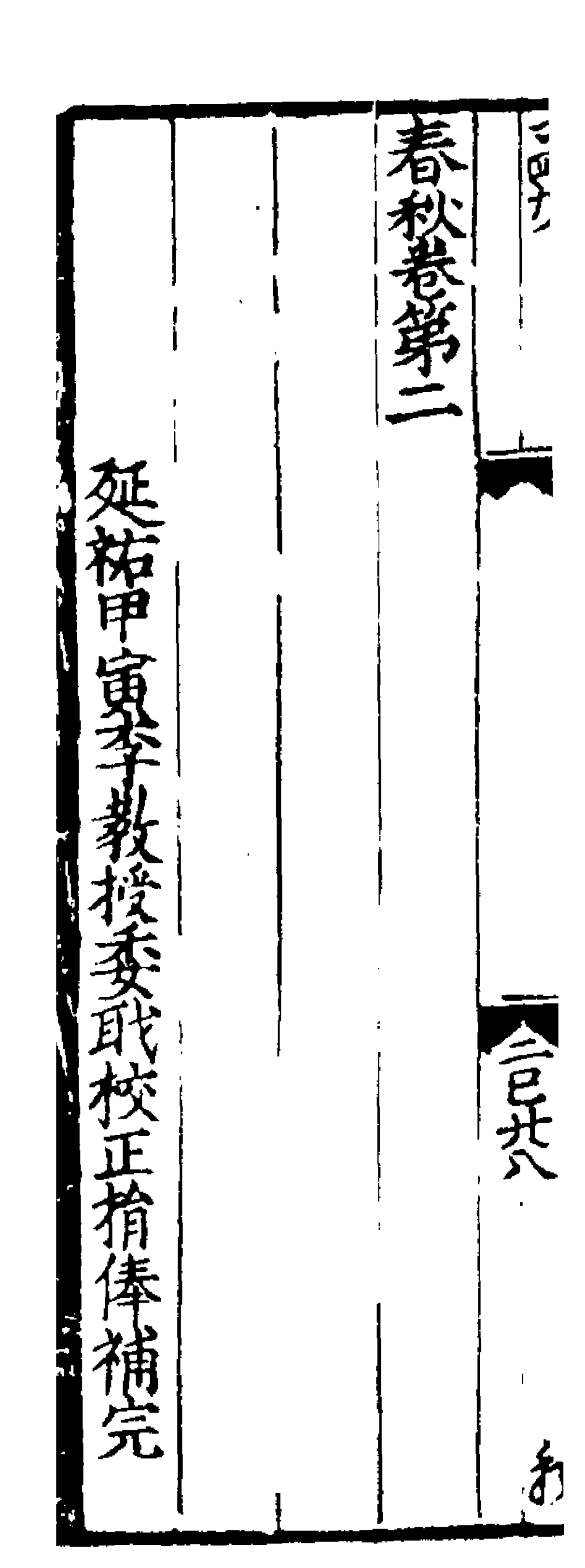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趙子曰公必薨於正寢以就公卿也大位姦之窺也危病邪之伺也若薨於隱是使小人女子得行其志也莊公正終而嗣禍分位不明而閨幃不脩也故宗嗣素定之兵權散主之閨幃嚴飾之女子小人不尸重任賢良

受詐鼎足交輔則篡弒之禍曷由而至哉○左氏傳羽父請殺桓公將以求大宰公曰爲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羽父懼反譖公于桓公而請弒之公之爲公子也與鄭人戰于狐壤止焉鄭人囚諸尹氏賂尹氏而禱於其主鍾巫遂與尹氏歸而立其主十一月公祭鍾巫齊于社圃館于寪氏壬辰羽父使賊弒公于寪氏公羊傳公子翬諂乎隱公謂隱公曰百姓安子諸侯說子盍終爲君矣隱曰吾否吾使修塗裘吾將老焉公子翬恐若其言聞乎桓於是謂桓曰吾爲子口隱矣曰吾不反也桓曰然則奈何曰請作難弒隱公於鍾巫之祭焉弒隱公也立桓公而討寪氏有死者欲以弒君之罪加寪

氏而不能正法誅之傳言進退無據○公羊傳公薨何以不地不忍言也高郵孫氏曰弑君不地不忍言也春秋之法外弑言弑內弑不地所以辨內外遠凶變養忠孝也何以不書葬春秋君弑賊不討不書葬以為無臣子也子沈子曰君弑臣不討賊非臣也子不復讎非子也葬生者之事也春秋君弑賊不討不書葬以為不繫乎臣子也劉氏傳君弑臣討賊猶親弑子復讎也讎不復則不葬不葬則服不除寢苫枕戈所以明為臣子也葬者臣子之終事也其義未終故不敢以急葬也○胡氏傳致隱讓國立不以正惠公之罪也致桓弑君幾不早斷隱公之失也既有讒人交亂其閒憂虞之象著矣而曰使營菟裘吾將老焉是

猶豫留時辯之弗早辯也其及也宜隱公見弑魯史必以實書而曰公薨者仲尼親筆也古者史官以直爲職而不諱國惡仲尼筆削舊史斷自聖心於魯君見弑削而不書者蓋國史一官之守春秋萬世之法其用固不同矣不書弑示臣子於君父有隱避其惡之禮不書地示臣子於君父有不沒其實之忠不書葬示臣子於君父有討賊復讎之義非聖人莫能脩謂此類也



春秋卷第二

延祐甲寅季春教授委戢校正捐俸補完

春秋卷第三　　　張洽集傳

桓公

惠公之子隱公之弟母仲子謚法辟土服遠曰桓

王正月公即位

桓公弑君而立不天無王之極也而書春王正

即位以天道王法正其罪也○穀梁傳桓無王其

也謹始也其曰無王何也桓弟弑兄臣弑君天子不能定諸侯不能救百姓不能去以為無王之道遂可以至焉爾元年有王所以治桓也　高郵孫氏曰元年書王者以為弑君

之賊將而必誅已弑君矣其能免於誅乎元年書王所以誅桓也二年書王必以謂王室爲弱弑君之賊力不能即誅二年誅之亦已晚矣然亦足以爲王誅也十年書王者政教之出不可一日無之十年無王則王道將絕於天下也十八年有王者桓公之終也弑君之賊無可赦之理不見誅於一時當見誅於歲月不見誅於生當見誅於死不見誅於終身當見誅於萬世 ○杜氏注嗣子位定於初喪而踰年始改元者繼父業成父志不忍有變於中年也諸侯每歲首必有禮於廟諸遭喪繼位者因此而改元正位百官以序故國史亦書即位于策桓公篡立而用常禮欲自同於遭喪繼位者○公羊傳其言即位何如其意也弑君欲即位故如其意以著其惡即就也先謂宗廟明繼祖也還之朝正君臣之位也事畢而反凶

服焉○胡氏傳桓公與聞乎故而書即位著其弒隱自立之罪深絶之也美惡不嫌同辭或問桓非惠公之嫡子乎嫡子當立而未能自立是故隱公攝焉以俟其長而授之位久攝而不歸疑其遂有之也是以至於見弒而惡亦有所分矣春秋曷爲深絶桓也曰古者諸侯不再娶於禮無二嫡惠公元妃既卒繼室以聲子則是攝行内主之事矣仲子安得爲夫人母非夫人則桓乃隱之庶弟安得爲適子謂當立乎桓不當立則國乃隱公之國其欲授桓乃實讓也非攝也攝讓異乎曰非其有而居之者攝也故周公即政而謂之攝推已所有以與人者讓也故堯舜禪授而謂之讓惠無適嗣隱公繼室之子於次居長禮當嗣也其欲授桓所謂推所有以與人者也豈曰攝之云乎以其實讓而桓乃弒之春秋所以惡桓深絶之也然則公羊所謂桓幼而貴隱長而卑子以母貴者其說非歟曰此據惠公失禮而爲之詞非春秋法也仲子有寵惠公欲其爲夫人母愛者子抱惠公欲以桓爲適嗣禮之所

不得爲也禮不得爲而惠公縱其邪心而爲之隱公又探其邪志而成之公羊又肆其邪說而傳之漢朝又引爲邪議而用之夫婦之大倫亂矣春秋明著其罪深加貶絕備書終始討賊之義以示王法正人倫存天理訓後世不可以邪汩之也

三月公會鄭伯于垂鄭伯以璧假許田

杜氏注垂犬丘衛地○劉氏傳許田者何魯湯沐之邑也方伯時朝乎天子天子賜之湯沐之邑於縣內視元士魯非方伯也其謂之方伯何自陝而東者周公主之自陝而西者召公主之許田之爲魯自周公始焉易之者我也使其辭若自鄭出然是亦爲之諱也此蓋邑也

其稱田何田多邑少稱田邑多田少稱邑（顏林曰許田周公之邑也詩云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蓋非方伯不得有湯沐之邑非周公不得世享其地）○左氏傳公即位修好于鄭鄭人請復祀周公卒易祊田公許之三月鄭伯以璧假許田為周公祊故也○穀梁傳會者外為主焉爾假不言以言以非假也非假而曰假諱易地也禮天子在上諸侯不得以地相與也許田者魯朝宿之邑也邴者鄭伯之所受命而祭泰山之邑也用見魯之不朝周而鄭之不祭泰山也（范氏注泰山非鄭竟內從天王巡狩受命而祭）○程氏傳隱公八年鄭伯使宛來歸祊蓋欲易許田魯

受祊而未與記及桓弒立故爲會而求之復加以璧朝宿之邑先祖受之於先王豈可相易也故諱之曰假諱國惡禮也蘇氏曰許田所以易祊也以祊爲未足而益之以璧爾○胡氏傳魯山東之國與祊爲鄰鄭畿内之邦許田近地也以此易彼各利其國而聖人乃以爲惡而隱之獨何歟曰利者人欲之私放於利則必至於奪攘而後厭義者天理之公正其義則推之天下國家而可行春秋惡易許田孟子極陳利國之害皆拔本塞原杜篡弒之漸也湯沐之邑朝宿之地先王所錫先祖所受私相貿易而不顧是有

無君之心而廢朝覲之禮矣是有無親之心而棄先祖之地矣故聖人以是為國惡而隱之也

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

杜氏注越近垂地名○左氏傳結祊成也杜氏注公以於鄭鄭因而迎之以成禮于垂終易二田然後結盟○穀梁傳及者內為志焉爾

桓公欲結鄭好以自安是以為越之盟○程氏傳弑君之人凡民罔不憝而鄭與之盟以定之其罪大矣

秋大水

公羊傳何以書記災也○高郵孫氏曰大者非常之辭

水非常而為災或害民禾稼敗民廬舍凡為災則書○程氏傳君德修則和氣應而雨暘若桓行逆德而致陰沴乃其宜也

冬十月

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穀梁傳桓無王其曰王何也正與夷之卒也程氏傳桓公無王而書王正月正宋督之罪也弑逆之罪不以王法正之天理滅矣督雖無王而天理未嘗亡也○公羊傳宋宣公謂繆公曰以吾愛與夷則不若愛女以為社稷宗廟主則與夷不若女盍終為君矣宣公死繆公立

繆公逐其二子馮與勃曰爾爲吾子生毋相見死毋相哭與夷復曰先君之所以不與臣國而致國乎君者以君可以爲宗廟社稷主也今君逐君之二子而將致國乎與夷此非先君意也且使子而可逐先君其逐臣矣繆公曰先君之不爾逐可知矣吾立乎此攝也終致國乎與夷莊公馮弑與夷景氏曰繆公逐子馮而致國乎與夷自以爲不廢先君之舉而不知馮之賢不及與夷非有推讓之誠心也馮之在鄭未嘗一日忘宋鄭之於宋未嘗一日不欲納馮與夷既立而與陳衛蔡與師于鄭者數矣是與夷欲除馮之害而伐鄭也馮安得不恃鄭之援而欲得宋哉督弑與夷爲馮故也故公羊於隱三年傳稱莊公馮弑與夷是探其心而言之耳及之者何累也君曰

弑臣曰殺常也孔父之死不以殺爲文而蒙曰及者所謂累者謂是也 弑君多矣舍此無累者乎曰有仇牧荀息皆累也舍荀息仇牧無累者乎曰有有則此何以書賢也何賢乎孔父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其義形於色柰何督將弑殤公孔父生而存則殤公不可得而弑也於是先攻孔父之家殤公知孔父死已必死趨而救之皆死焉孔父正色而立於朝則人莫敢過而致難於其君者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左氏傳宋殤公立十年十一戰民不堪命孔父嘉爲司馬督爲太宰故因民之不堪命先宣言曰司馬則然已殺

孔父而弒殤公召莊公於鄭而立之○穀梁傳孔父之先死何也督欲弒君而恐不立於是先殺孔父孔父閑也○纂例曰忠義見殺與君而死故言及以連之○程氏傳臣死君難書及以著其節父名也稱大夫不失其官也○劉氏傳春秋賢者不名孔父者所賢也則其名之何父前子名君前臣名權衡曰既名其君於上不得字其臣於下春秋於此謹禮之大節也○胡氏傳按左氏宋殤公立十年十一戰民不堪命孔父爲司馬無能改於其德非所謂格君心之非者然君弒死於難處命不渝亦可以無愧矣故春秋著其節而

賢之也凡亂臣賊子畜無君之心者必先翦其所忌而
後動於惡不能翦其所忌則有終其身而不敢動也華
督欲弑君而憚孔父劉安欲叛漢而憚汲直曹操欲擅
位而憚孔融此數君子者義形於色皆足以衛宗社而
忤邪心姦臣之所以憚也不有君子其能國乎春秋賢
孔父示後世人主崇奬節義之心乃天下之大閑有國
之急務也

滕子來朝

泰山孫氏曰滕子首朝弑逆之人其惡可知○胡氏傳

隱末年滕侯稱爵距此三歲爾乃降而稱子者先儒謂
爲時王所黜也使時王能黜諸侯春秋豈復作乎又有
言其在喪者終春秋之世不復稱侯無說矣然則云何
春秋爲誅亂臣討賊子而作其法尤嚴於亂賊之黨使
人人知亂臣賊子之爲大惡而莫之與則無以立於世
無以立於世則莫敢勸於爲惡而簒弑之禍止矣今桓
公弟弑兄臣弑君天下之大惡凡民罔弗憝也已不能
討又先鄰國而朝之是反天理肆人欲與夷狄無異而
春秋之所深惡也故降而稱子以正其罪四夷雖大皆

曰予其降而稱子狄之也或曰非天子不制度不議禮不考文仲尼豈以匹夫專進退諸侯亂名實哉則將應之曰仲尼固不以匹夫專進退諸侯亂名實矣不曰春秋天子之事乎知我罪我者其惟春秋乎世衰道微暴行交作仲尼有聖德而無其位不得如黄帝舜禹周公之伐蚩尤誅四凶戮防風殺管蔡行天子之法於當年也故假魯史用五刑奉天討誅亂賊垂天子之法於後世其事雖殊其理一爾何疑於不敢專進退諸侯以爲亂名實哉夫奉天討舉王法以黜諸侯之滅天理廢人

倫者此名實所由定也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聖王制朝事之禮曰考禮正刑壹德以尊天子耳
滕侯昔嘗朝隱公矣桓公弑之而篡其位今十二年
縱不能請於天子誅於同列聲其罪而討之以正君
臣息亂賊獨柰何先天下而朝事之乎春秋於桓公
之編正月不稱王宰臣來聘則名之穀鄧來朝則名
之邾葛牟來朝則人之及死而錫命則王不稱天蓋
修理三綱之書視瀆亂綱常之人惟恐王誅之不加
而深痛與之爲禮者敗德失刑也滕君首朝烏得而

無貶滕自齊桓盟幽而後自貶其爵而列於子聖人因其後日之自貶而於此貶之若曰滕之失爵自此始也與吳楚杞之貶稱子同意

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

杜氏注稷宋地○左氏傳會于稷以成宋亂爲賂故立華氏也督殺孔父而弑殤公召莊公於鄭而立之以親鄭以郜大鼎賂公齊陳鄭皆有賂故遂相宋公○劉氏傳成之者何成之者平之也平之則曷爲不言平之保人之賊私人之賂制人之上下謂之成亂則可謂之平

亂則不可任氏曰宋已亂而其曰成者何也蓋宋之亂諸侯皆得討之而有人心者亦莫不欲討也向使四國未有此會則督尚有見討之懼而莫之自安之曾與四國國受其賂遂華督之惡以立公子馮而後諸侯莫之討矣謂之曰成豈不宜哉○徐邈曰宋雖已亂治之則治治亂成不繫此一會若諸侯討之則有撥亂之功不討則受成亂之責亂豈虛加也哉春秋雖為尊者諱然亦不沒其實故納鼎于廟躋僖逆祀及王室之亂昭公之孫皆指事而書○胡氏傳按左氏為賂故立華氏也郜定公時有弒父者公瞿然失席曰是寡人之罪也嘗學斷斯獄矣臣弒君凡在官者殺無赦子弒父凡在宮者殺無赦殺其人壞其室洿其宮而豬焉蓋君踰月而後舉爵華督弒君之賊凡民罔不譈也桓與諸侯會而受賂

以立華氏使相宋公甚矣故特書其所爲而曰成宋亂夫臣爲君隱子爲父隱禮也此其自言之何桓惡極矣臣子欲盡隱之不可以欺後世其曰成宋亂而不書立華氏猶爲有隱乎耳春秋列會未有言其所爲者獨此與襄公末年會于澶淵各書其事者桓弑隱督弑殤般弑景皆天下大惡聖人所爲懼春秋所以作也一則受宋賂而立華氏一則謀宋災而不能討故特書其事以示貶焉然澶淵之會既不書魯卿又貶諸國之大夫而稱人此則書公又序諸侯之爵何也澶淵之會欲謀宋

災而不討弑君之賊雖書曰宋災故而未能表其誅責之意也必深諱魯卿而重貶諸國之大夫然後足以啓問者見其是非也稷之會前有宋督弑君後有取宋鼎之事書曰成宋亂則其責已明不必諱公與貶諸侯爵次然後見其罪矣纂例夫子制作本教中人故簡易其文昭著其義若能以質直見之則可不俟傳注而自通矣故言滅國則知滅者之罪見諸侯生名則知非後人君此類皆文勢常理何必立異乎又上言伐衛次言王人救衛下言衛侯朔入于衛則知逆王命上言成宋亂下言納鼎則知貪賂縱罪見正月烝又五月烝則知黷祀凡此類上下相應而見其理

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

杜氏注郜國所造器也故繫名於郜濟陰城武縣東南有北郜城高郵孫氏曰鼎自宋得之然而謂之郜大鼎者鼎之成自郜也凡物皆有以名之若和氏之璧垂和之琴瑟之類是也公穀論郜鼎之名煩碎無足取焉○穀梁傳桓內弒其君外成人之亂受賂而退以事其祖非禮也其道以周公爲弗受也○程氏傳四國既成宋亂而宋以鼎賂魯齊陳鄭皆有賂魯以爲功而受之故書取以成亂之賂器置于周公之廟周公其享之乎故書納納者弗受而強致也○左氏傳納于大廟非禮也臧哀伯諫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猶懼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

子孫是以清廟茅屋大路越席大羹不致粢食不鑿昭
其儉也袞冕黻珽帶裳幅舄衡紞紘綖昭其度也藻率
鞞鞛鞶厲游纓昭其數也火龍黼黻昭其文也五色比
象昭其物也鍚鸞和鈴昭其聲也三辰旂旗昭其明也
夫德儉而有度登降有數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以
臨照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今滅德立
違而寘其賂器於大廟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
誅焉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郜鼎在
廟章孰甚焉武王克商遷九鼎于雒邑義士猶或非之

而況將昭違亂之賂器於大廟其君之何公不聽胡氏紹興時政論曰三綱軍國政事之本三綱正則基於治以興三綱淪則習於亂以亡華督有不赦之惡四國會賂以成其亂受賂而歸天子不討方伯不正誠自以為利也不知百官象之有大不利焉未幾陳有五父之亂齊有無知之亂鄭有祭仲子亹突儀之亂魯有叔牙慶父之亂數十年間四國弒逆皆幾喪亡則以賂於履霜之戒不能辨之於早也春秋備書於策明三綱之重為後世鑒深切著明矣

秋七月紀侯來朝紀左氏作杞

左氏傳杞侯來朝不敬杞侯歸乃謀伐之○穀梁傳桓內弒其君外成人之亂於是為齊侯陳侯鄭伯討數日以賂己即是事而朝之惡之也○程氏傳凡杞稱侯者

皆嘗爲紀杞爵非侯文誤也及紀侯大去其國之後杞不復稱侯矣

或問紀侯州公來朝何以不名曰滕以始朝穀鄧以遠郯牟葛以衆特出三者以示法其餘則從同同

蔡侯鄭伯會于鄧

杜氏注鄧潁川召陵縣西南有鄧城孔氏云賈服以鄧爲國言會于鄧國鄧釋例以潁川鄧城蔡地其鄧國則南陽鄧縣是也以鄧本小國去蔡路遠蔡鄭不宜遠會其都且蔡鄭懼楚始爲此會何當反求近楚之小國而與之結援故疑非國 ○左氏傳始懼楚也杜注楚今南郡江陵縣北紀南城楚武王始僭號稱王欲害中國蔡鄭姬姓近楚故懼而會謀 ○胡氏傳楚

自西周已爲中國之患宣王蓋嘗命將南征矣及周東遷僭號稱王憑陵江漢此三國者地與之鄰是以懼也其後卒滅鄧虜蔡侯而鄭以王室之懿親爲之服役終春秋之世聖人蓋傷之也夫天下莫大於禮莫強於信義循天理惇信義以自守其國家荆楚雖大何懼焉不知本此事醜德齊莫能相尚則以地之大小力之彊弱分勝負矣觀諸侯會盟離合之迹而夷夏盛衰之由可攷也觀春秋進退與奪抑揚之旨則知安中夏待四夷之道矣許氏曰蔡鄭之懼象在震之復矣震遂泥其何以光大

九月入杞

穀梁傳我入之也不稱主者內之卑也○程氏傳將卑師少外則稱人內則止云入其伐其○呂氏曰入杞微者也其事弗詳然則何以書曰天子在上諸侯擅相攻伐入人之國罪之大者聖人以為無王也春秋所由作也

公及戎盟于唐冬公至自唐

左氏傳脩舊好也冬公至自唐告于廟也凡公行告于宗廟反行飲至舍爵策勳焉禮也特相會往來稱地讓事也自參以上則往稱地來稱會成事也爵飲酒器也既飲置爵則

書勳勞於策○高郵孫氏曰春秋書至者皆至其所出之事以地至者四而已此年公至自唐文十七年公至自穀定八年公至自瓦十年公至自夾谷四處耳趙子以爲魯地則至以地此說是○穀梁傳致君者殆其往而喜其反此致君之義也見襄二十九年○常山劉氏曰君行其致必書於法當然也古者諸侯朝會有常節出入有常期周衰已後無法而妄行征伐會盟紛紛四出棄社稷委人民往往越月逾歲而後得反觀其所書而其亂自著矣然必因其告廟而見於册書者則春秋可見而紀其不告者則史所不載春秋亦不得而書焉胡氏傳凡爲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事亡如事存故君行必告廟反必饗而後入禮也出必告行反

而告至常事爾何以書或志其去國踰時之久也或錄其會盟侵伐之危也或著其黨惡附姦之罪也○程氏傳君出而書至者有三告廟也過時也危之也桓公弑立嘗與鄭齊陳會矣皆同爲不義及遠與戎盟故危之而書至戎若不如三國之黨惡則討之矣居夷浮海之意也中國既不知義夷狄或能知也

三年春正月公會齊侯于嬴

穀梁無王傳見元年○程氏傳桓公弑君而立元年書王以王法正其罪也二年不書王見桓之不王也胡氏傳桓公三年而後經不書王有以爲周不班曆者昭公末年王室有子朝之亂豈暇班曆而經皆書王非不班曆明

矣又有以此爲闕文者安得一公之內凡十四年皆不書王其非闕文亦明矣然則云何桓公弑君而立至于今二年而諸侯之喪事畢矣是入見受命於天子之時也而王朝之司馬不施殘執之刑鄰國之大夫不聞有沐浴之請魯之臣子義不戴天反面事讎曾莫之耻使亂臣賊子肆其凶逆無所忌憚人之大倫滅矣故自是而後不書王者見桓公無王與天王之失政而不王也 ○左氏傳會于嬴成昏于齊也 杜氏注公不由媒介自與齊侯會而成昏非禮也 ○杜氏注嬴齊邑今泰山嬴縣

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

杜氏注蒲衛地在陳留長垣縣西南○劉氏傳胥命者何相命也何言乎相命古者有方伯有州牧有卒正有

連率命於天子正也諸侯自相命非正也齊太公之後東州之侯也衛康叔之後北州之侯也以事相命也意林曰當此之時齊僖公自以爲小伯見於國語而狄人迫逐黎侯黎之臣子亦以方伯連率之職責衛宣公故此所謂胥命者以方伯之事自相命也

東遷以來王政不綱諸侯放恣胥伯之恩自黍苗之作已可見矣隱公而降中國絲棼荆楚僭横莫有任中國之事者獨齊衛爲列國之望欲私天下之權於已遂起而圖之西周方伯皆命於天子今欲專之事出創見必求勢力之均相讓相先布之天下耳目而

不以為異然後彊者乃敢專之故蒲之胥命正齊桓非命伯而專征之權與春秋謹書之志王命不行列國授霸從此階也下逮戰國諸侯欲稱王則齊魏會于笠澤以相王秦昭王欲稱帝則使人致東帝於齊僭竊交私皆自准一援故知胥命者春秋謹霸譖擅命之始也

六月公會紀侯于郕紀已見二年公穀並作紀至此年左氏穀梁並作杞

左氏傳杞求成也○程氏傳自桓公篡立無歲不與諸侯盟會結外援以自固也○襄陵許氏曰媚大國服小

國著得意也天下無王而後亂人得意如此

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公羊傳既者何盡也杜氏云曆家之說謂日光以望時遥奪月光故月食日月同會月奄日故日食食有上下者行有高下日光輪存而中食者相奄密故月光溢出皆既者正相當而相奄間疏也然聖人不言月食日而以自食爲文闕於所不見○程氏傳既盡爲異大也○胡氏曰先儒以爲荆楚僭號鄭拒王師之應何休說

公子翬如齊逆女

程氏傳翬於隱世不稱公子隱之賊也於桓世稱公子桓之黨也卿逆夫人於禮爲稱翬雖尊屬當督而行亦

無嫌也○泰山孫氏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孔子之言豈徒然哉蓋傷周室陵遲婚姻失道無賢女輔佐君子致關雎后妃之德以化天下也是時文姜亂魯驪姬惑晉南子傾衛夏姬喪陳上下化之滔滔皆是不可悉舉也故自隱而下夫人內女出處之迹皆詳而錄之以懲以戒爲萬世法夫夫婦婦風教之始人倫之本也可不重乎

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讙公會齊侯于讙

杜氏注讙魯地濟北蛇丘縣西有下讙亭○公羊傳諸

侯越竟送女非禮也此入國矣何以不稱夫人自我言齊父母之於子雖爲鄰國夫人猶曰吾姜氏○左氏傳齊侯送姜氏非禮也凡公女嫁于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以禮於先君公子則下卿送之於大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於天子則諸卿皆行公不自送於小國上大夫送之○穀梁傳送女父不下堂母不出祭門諸母兄弟不出闕門父戒之曰謹愼從爾舅之言母戒之曰謹愼從爾姑之言諸母般申之曰謹愼從爾父母之言送女踰竟非禮也○程氏傳齊侯出疆送女公遠會之皆非

禮也

夫人姜氏至自齊

程氏傳告于廟也○公羊傳翬何以不致得見乎公矣○泰山孫氏曰此齊侯送姜氏公受之于讙也公受姜氏于讙不以讙至者不與公受姜氏于讙也故曰夫人姜氏至自齊以正其義○胡氏傳古者昏禮必親迎則授受之義明後世親迎之禮廢於是有父母兄弟越竟而送其女者以公子翬往逆矣為齊侯來乃逆之于讙是公之行其重在齊侯而不在姜氏豈禮也哉不言以

至若既得見乎公也不能防閑於是乎在微哉之刺兆矣禮者所以别嫌明微制治于未亂不可不謹也娶夫人國之大事故詳二義書

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左氏傳致夫人也○程氏傳稱弟義見隱七年

有年

穀梁傳五穀皆熟爲有年也○程氏傳書有年紀異也人事順於下則天氣和於上桓弑君而立逆天理亂人倫天地之氣爲之謬戾水旱凶災乃其宜也今乃有年

故書其異宣公爲弑君者所立其惡有間故大有年則書之○高郵孫氏曰春秋二百四十年之久而書有年大有年者二而已其一即宣公是也桓宣大惡是行何道而有年乎書有者不宜有也○胡氏傳舊史災異與慶祥並記故有年大有年得見于經若舊史不記聖人亦不能附益之也然十二公多歷年所有務農重穀閔雨而書雨者豈無豐年而不見於經是仲尼於他公皆削之矣獨桓有年宣大有年則存而弗削者緣此二公獲罪於天宜得水旱凶災之譴今乃有年則是反常也

故以爲異特存耳然則天道亦不僭乎桓宣享國十有八年獨此二年書有年他年之歉可知也而天理不差信矣此一事也在不脩春秋則爲慶祥君子脩之則爲變異故史文如畫筆經文如化工嘗以是觀非聖人莫能修之審矣公羊傳此其曰有年何僅有年也何以書恃有年也○何氏注恃頼也若桓公之行諸侯所當誅百姓所當叛而又元年大水二年耗減人民將去國喪無日賴五穀皆有百姓安土樂業故喜而書之所以見不肖之君爲國尤危也

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

公羊傳狩者何田狩也何氏注禽獸多則傷五穀因習兵事又不空設故因以捕禽獸

所以共承宗廟不忘其武備又因以為田除害冬曰狩諸侯曷為必田狩一曰乾豆二曰賓客三曰充君之庖○啖氏曰蒐狩合禮者常事不書非時及越禮而為之則書以示譏也○趙氏曰四時之田其事各殊其名亦異春以閱武擇材故以蒐稱夏以為苗除害故以苗為名秋則順天時以殺物故以獮為義冬則因守禽獸以習戰故以狩為目左氏曰春蒐夏苗秋獮冬狩是也周禮爾雅並同此義○杜氏注周之春夏之冬也田狩從夏時郎非國內之狩地故書地孔氏曰狩之地須有常者古者民多地狹擇山澤閒不殖之地為之若鄭原圃秦具囿是諸國之常處違其常則犯

害民物故書地以譏之嘗狩之常也大野是也傳哀十四年狩于大野經不書大野明其得常地故不書耳由此言則狩于禚蒐于紅及昌閒比蒲皆非地也○公羊傳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遠也程氏傳公出動衆皆當書于郎遠也○劉氏意林狩非其地爾而書之此春秋謹於微之意也以謂微事不謹則大事不立故每謹其微而後王德全矣○胡氏傳違其常所肥害民物而百姓苦之則將聞車馬之音見羽毛之美舉疾首蹙頞而相告其可不謹乎

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劉氏傳宰者何官也天子之冢宰也天子之宰通乎天下渠伯者何爵也糾者何名也天子大夫不名其曰宰渠伯糾何譏何譏爾桓内弑其君外成人之亂又不受命

王弗能討糾爲冢宰而親聘之是崇亂也意林春秋於大夫莫書其官至冢宰獨書之以此見任之最重也宰天下若莫名至糾獨名之以此見責之最備也周公作周禮冢宰之職固賞善誅惡進賢退不肖○胡氏傳王朝公卿書爵大夫書字上士中士書名下士書人例也糾位六卿之長降從中士之例而書名貶也在周制大司馬九伐之法諸侯有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弑其君則殘之桓公之行當此二者含曰不討而又聘焉失天職矣操賞刑之柄以御下者士也論賞刑之法以詔王者宰也以經邦國則有治典以安邦國則有教典以平邦國則有政典以詰邦國則有刑典治教政刑而謂之典明此天下之大常也大宰所掌而謂之建以此典大宰之所定也乃爲亂首承命以聘篡弑之賊乎故貶而書名以見宰之非宰也○又曰晅膰仲子糾聘桓公其事皆三綱之所繫也然晅獨書官糾兼稱爵何也如晅者豈初得政猶未受封而糾以諸侯入相或既相而已封者乎漢初命相必擇列侯爲之後用公孫弘因相而得封蓋欲倣古重

其任也任之重則責益深矣嫡妾之分君臣之義天下之大倫無所輕重糾以既封故兼稱爵見春秋責相之意也○程氏傳桓公弒其君而立天子不能治天下莫能討而王使其宰聘之示加尊寵天理滅矣人道亡矣書天王言當奉天也而其爲如此名糾尊卑貴賤之義亡也人理既滅天運乖矣陰陽失序歲功不能成矣故不具四時

五年春正月甲戌

陸氏曰甲戌下脫也

己丑陳侯鮑卒

左氏傳陳侯鮑卒於是陳亂文公子佗殺大子免而代之

夏齊侯鄭伯如紀

左氏傳齊侯鄭伯朝于紀欲以襲之紀人知之○趙氏曰外相如不書凡書皆譏也州公同○程氏傳齊為諸侯而欲為賊於鄰國不道之甚鄭伯助之其罪均矣○劉氏傳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疾之也曷為疾之齊侯鄭伯將襲紀以朝往焉紀人知之而後以朝反如者朝辭也尊不朝乎卑大不朝乎小彊不朝乎弱不正其為詐以

圖人之國使若誠朝然兵之也意林曰春秋惡其懷不義之心雖卒不能害而疾之與襲侵人之國無異此聖人誅意之効也故云兵莫憯於志莫邪為下矣○胡氏曰外相如而書者紀人主魯故來告其事魯史承告故備書于策夫子脩經存而弗削以著齊人滅紀之罪明紀侯去國之由也

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

公羊傳仍叔之子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仍叔之子何譏父老子代從政也左氏傳仍叔之子弱也○程氏傳古之授任稱其才德故士無世官周衰官人以世故卿大夫之子代其父任事仍叔受命而使其子代行也○胡氏傳仍叔之子云者譏世官非公選也帝王不以私愛害公選故仕者世祿而不世官任之不以其賢也使之不以其能也卿大夫子弟以父兄故而見使則非公選而政由是賊矣上世有自野耕釣渭擢居輔相而人莫不以為宜伊陟象賢復相

大戊丁公世美入掌兵權不以世故疑之也崇伯殛死禹作司空蔡叔既囚仲爲卿士不以父故廢之也惟其公而已矣及周之衰小人得政視朝廷官爵爲己私援引親黨分據要道施及童稚賢者退處於蓽門老而不用公道不行然後夷狄侵陵國家傾覆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春秋書武氏仍叔之子云者戒後世人主拘大臣私意而用其子弟之弱者居公選之地以敗亂其國家欲其深省之也

葬陳桓公

城祝丘

泰山孫氏曰祝丘魯地○杜氏曰齊鄭將襲紀故○范氏曰譏公不修德政恃城以安民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陸氏微旨曰三國之君不行而使微者從不待貶絕而罪自見者也○公羊傳從王正也○啖氏曰不言會及臣從君之辭常山劉氏曰周衰諸侯皆叛莫有尊王而嘗從命者惟此年王以蔡衛陳人伐鄭而聖人書曰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所以明君臣之大義君行而臣從之正也或曰蔡衛陳皆稱人微者乎曰雖使卿行苟不命於天子者若從王則亦不得以名舉以尊厭卑亦云宜矣○左氏傳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秋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王為中軍虢公林父將右軍蔡人衛人屬焉周公黑肩將左軍陳人屬焉戰于繻葛蔡衛陳皆奔王卒潰鄭師合以攻之王卒大敗祝聃射王中肩○程氏傳王師於諸侯不言

敗諸侯不可敵王也於夷狄不書戰夷狄不能抗王也
此理也其敵其抗王道之失也○胡氏傳春秋書王必
稱天者所章則天命也所用則天討也王奪鄭政而怒
其不朝以諸侯伐焉非天討也故不稱天或曰鄭伯不
朝惡得爲無罪曰桓公弒君而自立宋督弒君而得政
天下大惡人理所不容也則遣使來聘而莫之討鄭伯
不朝貶其爵可也何爲憤怒自將以攻之哉移此師以
加宋魯誰曰非天討乎春秋天子之事述天理而時措
之也既譏天王以端本矣三國以兵會伐則言從王者

又以明君臣之義也君行而臣從正也戰于繻葛而不書戰王卒大敗而不書敗者又以存天下之防也三綱軍政之本聖人寓軍政於春秋而書法若此皆裁自聖心非國史所能與也

大雩

公羊傳大雩者何旱祭也○劉氏傳曷爲或言雩或言旱或旱而雩或旱而不雩旱而雩禮也旱而不雩非禮也雩而雨則言雩雩而不雨則不言雩○泰山孫氏曰雩求雨之祭建巳之月常祀也故經無六月雩者建午

至建申之月失其常則書左氏傳凡祀龍見而雩○杜氏注雩之言遠也建巳之月蒼龍宿之體昏見東方萬物始盛故祭天遠爲百穀祈雨謂之大者雩于上帝天子雩上帝諸侯雩于山川百神魯諸侯也雩于山川百神禮也雩于上帝非禮也噫是時周室既微王綱既絶禮樂壞崩諸侯之僭者多矣舉于魯則諸侯之僭從可知之矣然春秋魯史其或災異非常改作不時者則從而録之以著其僭天子之惡隱五年九月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此年秋大雩六年八月壬午大閱閔二年夏五月吉禘于莊公僖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

牲宣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定二年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之類是也嗚呼其旨微矣○程氏傳成王尊周公故賜魯重祭得郊禘大雩大雩于上帝用盛樂也諸侯雩于境內之山川耳成王之賜魯公之受皆失道也故夫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大雩歲之常祀不能皆書也故因其非時則書之遇旱災則非時而雩書之所以見其非禮且志旱也郊禘亦因事而書 胡氏傳魯諸侯而郊禘大雩欲悉書於策則有不可勝書故雩祭則因旱以書而特謂之大郊禘亦因事以書而義自見此皆國史所不能與君子以謂性命之文是也

○劉氏意林曰爲說者皆曰成王康周公故賜魯以天子禮樂祀上帝禘文王吾未知其然成王者周之盛王也其亦謹於禮矣禮之有天子諸侯之別自伏犧以來未之有改成王其憲敷然則魯之有天子禮樂殆周之末王賜之非成王矣昔者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天子天子使史角往惠公止之其後在魯實始爲墨翟之學由是觀之使成王之世魯已郊矣則惠公奚請惠公之請也殆由平王以下乎

螽

杜氏注螽蚣蝑之屬疏云陸璣云蝗類也長而青股鳴者或似蝗而小斑黑其股狀玳瑁五月相切作聲○公羊傳何以書記災也○程氏傳蝗也旣旱又蝗饑不在書也

冬州公如曹

左氏傳淳于公如曹度其國危遂不復杜氏注淳于州國所都城陽淳于縣也國有危難不能自安故出朝而遂不還○孔氏曰稱公者或嘗爲三公之官若虢公之屬也○杜氏注曹國今濟陰定陶縣○

公羊傳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過我也寔來是也將有其末不得不錄其本

六年春正月寔來

左氏傳自曹來朝書曰寔來不復其國也

夏四月公會紀侯于成公穀作郕

左氏傳會于成紀來諮謀齊難也齊欲滅紀故來謀之○杜氏注

成魯地在泰山鉅平縣東南

秋八月壬午大閱

左氏傳大閱簡車馬也孔氏曰狩于郎狩于禚皆書公大蒐大閱不書公者狩于郎禚主爲遊戲田獵從禽故斥公以譏其由私欲勞民也大蒐大閱國之大事它有所譏非以公私欲而行故不書

○泰山孫氏曰八月不時也大閱非禮也大閱仲冬簡車馬八月不時可知也大閱大蒐謂天子田胡氏曰以鼓則王執路鼓諸侯執賁鼓以旗則王載太常諸侯載旂以殺則王下大綏諸侯下小綏其禮固不同也書大閱非禮矣

○胡氏傳先王寓軍政於四時之田訓民禦暴其備豫也懼鄭忽畏齊人不因田狩而閱兵車害農失政甚矣

春秋非特以不時非禮書也乃天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之意○程氏傳爲國之道武備不可廢必於農隙講肄保民守國之道也盛夏大閱妨農害人失政之甚無事而爲之妄動也有警而爲之教之不素何以保其國乎襄陵許氏曰桓盖肘齊圖紀之謀周伐鄭之事是以飭城守閱武備盖其謀國知此而已觀其用衆之不時知其志不在民矣

蔡人殺陳佗

左氏傳厲公蔡出也故蔡人殺五父而立之○陸氏曰佗雖踰年本篡弒之賊故不成之爲君與無知同○程

氏傳佗弑世子而竊位不能有其國故書曰陳佗陳厲公蔡出也故蔡桓侯殺佗而立之佗天下之大惡人皆得而誅之蔡侯殺之實以私也故書蔡人見殺賊者衆人之公也陸氏微旨曰淳聞於師曰臣弑君凡在官者殺無赦子弑父凡在宮者殺無赦陳佗殺太子之賊也蔡雖他國以義殺之亦變之正也故書曰蔡人○胡氏傳不成佗之為君以賊討之書蔡人以善蔡書陳佗以善陳善蔡者以蔡人知佗為賊善陳者以陳國不以佗為君知其為賊故稱人稱人討賊之詞也不以為君故稱名稱名當討之賊也魯桓弑君而鄭伯與之盟宋督弑君而齊侯納其賂

則不知其爲賊矣齊商人弒君及其見殺則書卒蔡般弒父及其見殺則稱爵是齊蔡國人皆以爲君矣聖人於此抑揚予奪過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旣滅見諸行事可謂深切著明矣篡弒之賊外則異國皆欲致討而不赦內則國人不以爲君而莫之與誰敢勸於爲惡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九月丁卯子同生

左氏傳子同生以大子生之禮舉之接以大牢卜士負之士妻食之公與文姜宗婦命之問名於申繻命之曰

同○杜氏注同桓公子莊公也十二公唯子同是適夫人之長子備用大子之禮故史書之於策○程氏傳冢嫡之生國之大事故書○胡氏傳適冢始生即書于策與子之法也唐虞禪夏后殷周繼春秋兼帝王之道賢可禪則以天下爲公而不拘世及之禮子可繼則以天下爲家而不必於讓國之義萬世之通道也與賢貴於得人與子定於立嫡傳子以嫡天下之達禮也常山劉氏曰立嫡三代之達禮故有君薨而世子未生之禮有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由此道也周衰名分不明而民志不定是以上惟私愛之徇下有長亂之階其禍非一日矣書子同生聖人所以正國家之大本而防後世之僭亂

也子同桓公之嫡長子也於其始生即書之其位固已定矣然則配嫡奪正之事何緣而生春秋之時魯有桓公之禍王室有子朝之亂諸侯之國如此不可勝紀苟知聖人之志大法一定豈至是乎春秋大居正所以為萬世法可不戒哉○胡氏通旨憲問子同生公羊謂喜有正伊川謂適冢之生國之大事故書然則出姜之子不書其生何也答曰記子同生明與子法也按左氏載舉子同之禮即太子之禮也載于史策名分一定則自始生至于受誓為世子其物采等衰固殊絕矣配適奪正之事無所從起此春秋與子之法也文公不知此義故子赤見殺出姜婦魯其生不見于經蓋仲尼削之耳董氏所謂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正謂是矣鄭忽衛蒯聵出奔宋痤晉申生見殺王猛兄弟之以子大臣皆其君父不知此義以蒙首惡之名不亦悲乎○

劉氏傳此世子也其不曰世子何天下無生而貴者誓於天子然後為世子

冬紀侯來朝

左氏傳紀侯來朝請王命以求成于齊公告不能○程氏傳紀侯懼齊來朝以求助不能上訴於天子近赴於諸侯和輯其民人效死以守而欲求援於魯桓不能保其國宜也○胡氏傳孟子曰觀近臣以其所爲主觀遠臣以其所主王者成敗之機榮辱之本也昭公棄晉主齊至於客死鄭伯逃齊主楚終以乞盟觀其所主而成敗榮辱見矣魯桓弑君之賊而王之以求援其能國乎

春秋卷第三